

白孔六帖

四十七
九十二之三



| | | |
|------|------|-----|
| 庫文閣内 | | |
| 一五四函 | 二九五册 | 漢書類 |
| 一三五架 | 二五四册 | |

| | | |
|------|------|-----|
| 庫文閣内 | | |
| 三五四函 | 二九五册 | 漢書類 |
| 一三五架 | 二五四册 |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2954 |
| 冊數 | 50 | (47) |
| 函號 | 364 | 73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二

淺草文庫

詐偽

一

諂佞

二

小人

三

惡

四

讎怨

五

父母讎

六

兄弟讎

七

交遊讎

八

爭

九

詐偽

矯飾附

自莫大之

無赦之罪

事則憑虛

罪宜閱實

作偽心勞日

拙其行也詐

詐謀

行偽而堅

言偽而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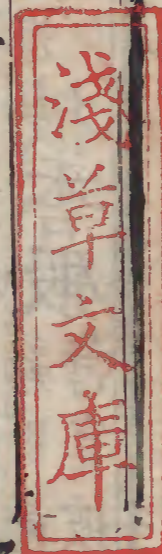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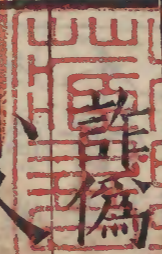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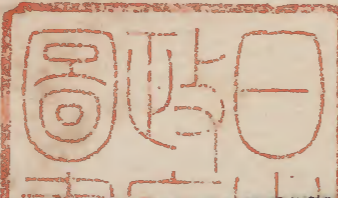
無載

爾偽無行險偽

人之偽言

防偽

周禮以五



白孔六帖卷九十二

何敦

之詐偽之心 行詐由之詐著誠去偽鄙詐之心

入之矣 君子審禮以不可誣詭譎情偽詭辭

辟名周禮凡失財用物辟名皆誅之矯飾詐

善 矯名鈞誠為小節未得為善無近名矯誣

非其矯節是不情偽諂而不正 華而不實

孔專以儉偽罔上裴延齡剝下附人莫敢言而延

時陸贄為宰相極論其譎妄不可任會監鐵使

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皆宿延齡專內

以儉偽罔上帝怒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

不情張亮外敦厚莫能探其膺肺封倫善矯飾

忠策太宗以為誠橫賜累萬披香殿蘇世長

帝邪引咎自撻初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

流血世長不勝痛楚詭激寶懷貞攝提入太微

紀處訥神龍元年大旱中宗召問所以救人者

武三思知之陰諷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

入太微近帝座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

帝信之下詔褒美賜處訥衣一副綵六十段

託疾盧祖尚都督不稱職公為我行無以道遠辭

也祖尚頓首奉詔欺神誣君宗楚客嘗諷右補

以媚帝帝大喜權延禧諫議大夫多詐宗室巨

識者以楚客欺神誣君且有大夫多詐安祿山

之契難時賊多詐有如陛下召臣何以取信乃析

事以邀聲譽在軍蓬首垢面日夜悲泣乘險抵

不釋甲臥必席藁帝以為忠愈屬信之

嶷劉栖楚其性詭激敢為怪聖米杜佑鎮淮南

遺米自給呼為聖米權德輿上疏斥言延齡

裴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為美利以誇已功

直號別貯羨錢因以問上辯給多詐拜御史

中承中書令張說素惡融融每建白說輒引大

體廷爭融揣說不善欲先事中傷之張九齡謂

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侈言誕計李元平

不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為侈言誕計李元平

陶公達張孫劉承誠率輕薄子游播門下能侈

言誕計以功名自喜播謂皆宰相材數請帝用

之詐忠宋申錫開成元年李石因廷英召對從

在久未原雪帝慙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

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

此因追飾情希進韓滉晚節益苛慘故陸贄上

復右丞誠妄作符命其徐浩東都留守王倕表署

書推至誠妄作符命其徐浩東都留守王倕表署

不為疑浩獨按篆險躁譎詭呂溫性險躁妄言

詔狀果許為之險躁譎詭呂溫性險躁妄言

陂葦裴延齡擢司農少卿帝京右偏故有葦地

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同州大谷

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慙帝不責也同州大谷

木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譎妄

是時陸贄為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歲旱不

害有秋李實貞元二十年旱德宗訪外權詭王

榮多權詭眾所嚴憚灸無完膚劉廸帝狩奉天

雖主帥莫不下之灸無完膚劉廸帝狩奉天

泚遣人召之面稱疾篤復遣偽相權阜安祿山

蔣鎮慰誘迺佯瘖不答灸無完膚權阜藉其名

卷之六十一

三

承之

表為薊尉署幕府臯度祿山且叛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暮暮妻臯妹也密約以疾召之暮來臯伴暗直視暮而瞑暮積薪為盡哀自哈歛之臯逸去人無知者云

自焚 郎餘令徙幽州錄事參軍有為浮屠者積薪自焚長史裴斐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違茂教義反其所欲

下痢 公當察之母輕往與試廉按果得其奸

陽瘖 王維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為陽瘖賊得以藥下痢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

詭言馬殆不進 喬琳從幸奉天進幸梁州次舊老禮之給乘輿馬辭病甚力帝賜所執策曰勉為良圖與卿別矣

鐵胎銀 募容彥超為人多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

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鈔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諛詐陸贄奏議玄宗甘諛詐左右使為之用

令詐難憑謹勿浪信常兢兢 韓愈永矯詐險賊

險賊 作相矯詐外惟簡默內詭詐

瑞鹽 盧杞作相矯詐外惟簡默內詭詐

瑞鹽 天寶末轉戶部侍郎韓滉上言河中鹽生瑞鹽上以秋霖稍多水潦為患不宜生瑞命鎮馳驅檢行之鎮霖稍多水潦為患不宜生瑞命鎮馳驅靈慶池時霖潦彌月塩池為潦水所入其味多苦鎮庇之飾詐給百情吐蕃詐給百詐識者醜之

諂佞

遠佞人 便辟 善柔 便佞 佞而辯

諂諛 佞倖 佞臣 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以

卷之六十三

四

永之

勵其餘上問誰取媚苟容而難任人難拒

也素議所斥寶懷貞附宗楚客安樂公主張廷

珪上書願登端士衣笥有五色雲勸宣布源與

安石同系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

巨源倡其偽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

大盛贊天子威德李絳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

今日何如漢文帝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

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

如此憂甘言阿匿李齊運常次進帝與參決大事

已而人之甚利陸贄趨和求媚邪諂得君則正

士危又陸贄贊曰夫君子小人不可不兩進側媚張

方李吉甫卒上議曰吉甫雖多才多藝而側媚

取容疊致台衮又言吉甫名不配行請俟蔡平

然後佞柔楊虞卿佞柔善諧以幸進韋貫之皇

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為請銀緋貫之諂

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諂

事嚴挺之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為

以九齡方得君諂陸贄上書遠嗜諛人務辨

事之內實不善也陸贄上書遠陳京傳憲宗嘗

人而惡直嗜諛則君矣姦佞營壘問宰相李吉甫

子在藩邸聞德宗播遷梁漢久乃復誰實召亂

為我言之對曰德宗始即位躬行慈儉引崔祐

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歿宰相非其人姦

佞營壘謂河北叛臣可以力服甘語先入主聽

惑焉而陳京趙贇為帝稅屋架貸賈縉內怨外

忿身及大亂咎與信霄人剝下佐上賴天之靈

敗不抵狎猥佞忘君臣禮法李適為學士帝

亡也狎猥佞忘君臣禮法有所感即賦詩

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奉溺器宋

問于時張易之等承昭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
 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
 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景龍中諂事太
 平及安樂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深疾之
 身俎盤為犧閻朝隱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伏
 奏會后亦愈大見褒絀左右之織佞劉蕢策宜
 賜其資佞調如此韋渠牟特用儉巧中帝意非
 織用儉巧中帝意有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
 佞巧媚目固皇甫鎛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
 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璫為奧援故帝
 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為朋黨不內其言鎛乃
 益以巧迂媚武士彠嘗自言夢帝騎而上天帝
 媚自固笑曰爾故王威黨也以能罷繫劉
 弘基等其意可錄且嘗禮我耶故專徇帝嗜欲
 肅汝以官今胡迂妄媚我耶楊
 忠便佞專徇帝嗜李林甫始九
 欲不顧天下成敗以便佞得大任齡繇文學進

守正持重而林甫特善養君欲林甫善養君欲
 以便佞故得大任自是帝深居燕
 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
 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夫御婢皆所款
 厚故天子動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安能不
 靜必具得之感元稹戒勵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
 風俗德音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
 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奸邪善害人
 翼長其光價王義方彈李義府疏善害人
 文粹皮日休鹿門書野蚘害稼不能害人對邪
 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是不害也雖有祝鮀
 之佞宋朝之美其蔽欺天子林甫居相位凡十
 害人也可勝道哉蔽欺天子九年固寵市權欺
 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神降丹鳳門以為老子
 祿養資無敢正言者神降丹鳳門以為老子
 告錫靈符陳希烈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門以
 侍演南華真經至七篇陛下顧曰比言養生朕
 既悟其術而德充符詎無非常應哉臣稽首對

陛下德充於內符應於外必有絕瑞表之今靈符降錫與帝意合宜示史官著顯祥檮照無窮其媮佞陳子昂八科勢不相利希進取房孺復家言已五十當得宰為人巧佞五代蘇循為人相以熏權近希進取巧佞阿諛無恥惟利是趨邇佞諛者非治安之宜柳澤請視便也本傳郭弘霸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液郭弘霸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諂附貴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諂附貴

宦君子姓奉父兄吉温裴均初均與崔太素俱事晨省文場入臥內自謂待毛至願令公速愈成厚徐觀後榻有頰伸者乃均也願令公速愈敬苛與姚崇有親姻崇寢疾敬苛造宅省焉對崇涕淚懷中置生雀數頭持出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忿其諛媚自以笏叩額呼明主五代何茲不復接遇唐新語

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比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晒之

鳴靴鼻張說諂事王毛仲其拜相王有力焉說往謝之抱之而舞鳴其靴鼻出朝野僉

唐太宗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宇文士及

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亦不能指野鳥為鸞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指野鳥為鸞舊史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孺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順是非以事之元稹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順是非以事之元稹表其小人擇利而喜曰君之所惡者拂心逆耳之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可也由是進見者革而不內言性諂詐善諧結權貴竇懷貞性事者寢而不聞性諂詐善諧結權貴竇懷貞性結權貴宦者用事無不畏君非其家奴何郎之奉或見無鬻者誤為之禮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宋璟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柰何謂

五郎為卿環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遠能結交游識時知

變傾心面北事三五人牛年日曆常曰人生一世成童之後精方壯遠

能結交游識時知變傾心面北事三五人下床使名譽若轉丸走坂又何必如老書生輩

曾不沾寸祿而羈窮不暇如此豈在讀書業文

平倭存真妾婦諫死是男兒積元邪倭每思當面

唾杜牧欲學為倭韓愈上崔虞部書欲學為倭

使其躬僂焉叛人倭子劉子元贊聖主賢臣叛

如不終日安樂公主趙履溫諂事主

未褫朝服以項挽車嘗褫朝服以項挽車韋庶

人死蹈舞承天門呼萬歲臨淄王斬之

小人

小人從邇 難事易悅 使人求備 比而

不周 同而不和 不恥不仁 不畏不義 不見

利不勸不威不懲 難養唯女子與小喻利小人

喻於 釁勇嗇禍小人性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以小惡為無傷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孔魏徵上疏曰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

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

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

其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又陳事曰君子小

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疏又陳事曰君子小

節之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

遠之化何李乾佑雖疆狄仁傑疏曰比綠

遠之有直然小人直然小人直然

官吏侵漢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

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

常辨邪李德裕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答惡暴

天下鄭注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

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頽也今治亂

繫信任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以

霸也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二張勢傾朝廷魏

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

忠為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

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

在君側臣之罪陸贄上書小人則下固不可接

也易之等恨怒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劉蕡姦回人也李

矣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珪曰卿亦知有鄭

險薄小人周利貞貶涪州刺史未幾復授黔州

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五鬼南

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

李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

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為副使

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揣所說意度

所惡聞陸贄奏議夫流俗之蔽多徇諛諛揣所

事蔽明害理同上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

之有蠅營狗苟韓文夫口道先生語行如市人

其名曰盜儒牛僧孺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

李白古風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

春秋書為盜無以異本鄭注蘄蘄小人本輸金

袖壁可以不讀書為名儒牛羊日曆京兆尹楊

有司若黨附者朝為布衣暮拾青紫其或能輸

今其黨赤舌而攻之其黨赤舌而攻之輦下謂

三楊為通天狐三十餘年為朝廷之陰蠹又曰門生故吏不牛則李

又曰丑候膿女紅切多用半裝言僧孺取人多取

生故吏謂之多用半裝罄室相結牛僧孺辛秘為考官時

楊承和當秘為考官時與登科中書覆落承和

甚恩秘一日乃為內臣以至朱紫秘不知之元

和中秘為禮於宣政殿方與承和相見且曰坐

主記得門生否既之知曰老夫不忘也有一子

塔仰累承和且言於帝呼為牛郎乃罄室相結

元和末僧孺又引三楊與承和結識穆宗立承

和有定策之功僧孺與焉洎承和內有奧主及宗

和掌樞密僧孺不數年登台坐

相又引僧孺凡在宗閔門生雖卑官不周歲皆

至大僚目內有奧主謂承和也凡在朋黨四十

人人人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

阿黨浮狹少年負半千累兼右控鶴內供奉半

也皆浮狹少年非朝邪薄之夫何蕃等書曰陽公

廷德選請罷之在朝四方聞風貪冒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

進邪薄之夫沮其志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

人也五代史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

城讀魏受禪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

刻自列其姓名以誇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

非堅偽陸相奏議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

儻功體仲居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

惡四

自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

撲滅乎 聚慝也 惡不可長 長惡不悛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 必絕其根本 同惡相濟

復惡已甚 高伯其 小人以小惡為無傷 見上

惡積不可掩 起穢 自梟 腥聞 人之無

良 多僻 爵罔及惡 德惟 瘳惡 彰善瘳惡 樂禍 惡

惡如巷伯 佗腸內 朋黨 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

比而不周 邪朋 正不正 三室如一 傳 同惡相

求 同求 朋家 仇 黨附 後漢皇甫規 黨與 景毅

恥不在錄牒 景毅遣子事膺而未在錄牒不預

難毅曰本令子事膺是尊李公 枝葉相持 書

魏其疾灌夫相為引重 近相 三互法 靈帝時以

制婚姻及二州人士不得 上下雷同 有黨必

有讎 言妄人 孔疾惡 韋雲起太學博士王頗每

致然疾惡甚恐不得死訖 又 資疾惡 又 鄭覃疾

如言果為竇軌敷奏殺之 又 資疾惡 又 惡多所

不容世以為 又 疆摯疾惡 疾惡如讎 李邕貶溫

復為邕請戍邊 誅四凶 李義府三子及壻尤

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 險賊寢露 盧

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衢 險賊寢露 盧

既得志險賊寢露 **朋黨盜權** 蕭瑀素貴但中狹

賢者媚能者忌 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特未反耳帝曰 **李安期**

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憤臧否 **李安期**

曰比見公卿有所薦唯皆効為人爭禁默以避囂

諂 **附下周上** 韋雲起大業初改謁者建言今朝

為朋黨不抑其端必亂政因條陳奸狀煬帝屬

大理推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駕郎楚之

等皆 **雅惡朋比** 唐憲宗雅惡朋比傾陷 **坐宗閔**

坐免 **黨** 宗室漢坐宗閔 **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 狄

傑為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其屬王得壽以情

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

免死仁傑嘆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 **窮治忠**

平即 **義等黨** 陸象先時窮治忠義等黨與象先 **挾黨**

密為申救保全甚眾當時無知者 **挾黨**

背公 房瑄帝以瑄虛言浮誕內怏怏挾黨皆公

非大臣體乾元元年出官為邠州刺史

附會嬖近 黎幹附會嬖近 **市人羣噪投礮** 幹除

流既行市人數百 **上阿容則下朋黨** 班宏擢京

羣噪投礮從之 僕射崔寧署兵部侍郎劉迺為上下考宏不從

曰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

削之乃聞謝曰敢掠 **李絳論朋黨** 李絳帝患朋

一美以邀二罪乎 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

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

小人常以利勤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

疑則退安其位不為它計故常為姦人所乘夫

不戒哉絳居中介時為左多引私黨顏真卿知

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多引私黨省事時元

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給帝曰羣臣奏事

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

相宰相詳可否惡朋黨李晟尤惡下投殛姦黨

以聞真卿上疏惡朋黨為朋黨者投殛姦黨

韋臯知叔文多惡朋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論李

暴叔文任之姦太子遂受禪因投殛姦黨論李

逢吉黨薛廷老論李逢吉黨張權輿程孔緯疾

若讐中外聞帝惡大臣朋比屏居華陰李茂貞

風未繩輒肅帝惡大臣朋比入殺韋昭度帝惡

大臣朋比與藩臣忌其親近講李宗閔牛僧孺

交更召緯入朝忌其親近講李宗閔牛僧孺

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為疾惡多所

助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推遠之疾惡多所

不容覃疾惡多所不容附疾惡多所

世以疾惡多所不容附疾惡多所

速進者率諂附之若韋執誼陸贄呂溫李景儉

韓景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為死友而凌準

程昇又因其黨進出柳宗元書今其黨與幸獲

入詭秘外莫得其端柳宗元書今其黨與幸獲

無公事坐食奉務交結務交結而素望少衰

祿德至渥也務交結務交結而素望少衰

小人之徒同惡裴度帝嘗語曰臣事君當勵善

小人之徒同惡裴度帝嘗語曰臣事君當勵善

人之徒同惡裴度帝嘗語曰臣事君當勵善

得所樹黨相磨軋四十年李貢舉宗閔託所親

所求請先賂關子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治及

東道緣講侍恩陰結近倖召入為兵部尚書有

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陰結近倖李逢吉

等內結宦官種支黨醜沮日陰結近倖李逢吉

傳本種支黨李逢吉既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引

辨本種支黨李逢吉既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引

人之徒同惡裴度帝嘗語曰臣事君當勵善

小人之徒同惡裴度帝嘗語曰臣事君當勵善

程昇又因其黨進出柳宗元書今其黨與幸獲

入詭秘外莫得其端柳宗元書今其黨與幸獲

無公事坐食奉務交結務交結而素望少衰

祿德至渥也務交結務交結而素望少衰

小人之徒同惡裴度帝嘗語曰臣事君當勵善

小人之徒同惡裴度帝嘗語曰臣事君當勵善

人之徒同惡裴度帝嘗語曰臣事君當勵善

程昇又因其黨進出柳宗元書今其黨與幸獲

入詭秘外莫得其端柳宗元書今其黨與幸獲

無公事坐食奉務交結務交結而素望少衰

祿德至渥也務交結務交結而素望少衰

小人之徒同惡裴度帝嘗語曰臣事君當勵善

小人之徒同惡裴度帝嘗語曰臣事君當勵善

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
白徽納于丐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
由是嫌怨顯結樹黨相磨軋四十年大和中以
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
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即引僧孺同稟魁德裕
政相唱和去異已者德裕所善皆逐之
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
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為黨人雖後來者趨
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
破矣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為黨魁德
裕因請皆出為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時訓
刺史帝然之
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
之人人駭慄連月零梅帝乃詔宗閔德裕姻家
門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安中
外嘗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
佞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覃乃
託宦人諷帝帝因紫宸對果曰朕念宗閔久
斥應授一官覃曰陛下徙今少近則可若再用
臣請前免陳夷行曰宗閔之罪不即死為幸寶

曆時李續張又新等號八關十六子朋比儉佞
朝廷幾危李珣曰此李逢吉之罪今續喪閔不
可不任以官夷行曰不然舜逐四凶
天下治朝廷何惜數儉人使亂紀綱崇私黨薰
熾中外宗閔初為裴度引拔後薦德裕可為相
視之而宗閔崇私黨以朋黨獲譏楊嗣復紫宸
薰熾中外卒以是敗
帝言陸洵屏居民間而上書論兵可勸以官珣
趣和曰士多趨競能獎洵貪夫廉矣比竇洵直
以論事見賞天下釋然况官洵耶帝曰朕賞洵
直褒其心爾鄭覃不平曰彼包藏固未易知嗣
復曰洵直無邪臣知之覃曰陛下當察朋黨嗣
復曰覃疑臣黨臣應免即再拜祈罷珣見言切
繆曰朋黨固少彈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嗣復
黨與不已盡乎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嗣復
曰臣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未知覃果謂誰為
姦邪因當吞案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
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
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慰安之

八關十六子
傳

張又新李逢吉用事與拾遺李續劉栖楚等植

為逢吉搏吠所憎故有八關十六子之目

私竇劉二張贊詩人斥譖人最甚投之以豺虎有

黨以植私其言纒纒若可聽卒而入于敗亂也

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歟利口覆邦家者歟

不敢負約以奉行因用迷奪朝權執誼既為所

引然外迫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時異

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濟國

家事傳匪人韋王陸劉柳程贊曰彼若不傳匪

爾無邪心李德裕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

哉禹稷與臯陶轉相汲朋黨益熾李珣開成中

引不為比周無邪心朋黨益熾楊嗣復得君

引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固言皆善三人

者居中秉權乃與鄭覃陳夷行等更持議一好

惡相影和朋以黨語汙搢紳亂政以黨語汙搢

黨益熾矣

紳有名士分逐之獨墀雖嘗牛頭阿旁路巖俄

為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也

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

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

茂元鎮河陽愛其才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

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出謫商隱以為詭薄共

排斥託其權武三思司農少卿赴履温中書舍

之用監察御史李悝狡獪張鎬言滑州防禦使

託其權熏炙中外

變宜追還宿進朋黨之說夫欲空人之國而去

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

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

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
罪之則無免者矣五代史
孔子其徒三千不

可謂之朋黨於延英殿侍講陛下謂臣等云孔子其徒三千不可謂之朋黨後漢

太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是

亂風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中

來每事明察遏絕將來之漸則朝

廷安靜邪黨自消贊皇一品集渠儉宿狡酷

序痛詆當路李德裕初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

吉甫訴于帝且泣有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故

司皆得罪遂與為怨黨人牢不可破李德裕裴

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而出德

裕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

人牢不可破矣

讎怨不報必報附

自始因胥怨終乃代為仇讎虐我則讎讎

不遠矣鄭息違言違恨之言也周鄭交惡兩相疾蓄

憾毫髮為瑕毫髮一為瑕復讎因疾猶斬義

士之心趙喜結客報讐遇讎家病加怒及屍豈

為仁者之勇杯酒失意忘我大

德思我相為敵讎結怨于人怨不在大亦

在和難難仇讐也書於士周禮報怨仇讎者書

將報則無罪也怨耦曰仇仇家怨汝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圖於其易曰我仇有疾不我

吉調人職曰凡鬪怒者成之不可則書之先動

者誅之謂不可仇予書曰萬雖有忮心不怨飄

同九占九三

六

大節

瓦瓦落中人人不怨也以無情故內隙憾而能胗胗重也怨府

也聚怨禮著復讎敵怨若枕干之志無已則推刃

勝必報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傳唯思舊怨子

思舊怨以敗殄殲乃讎書復修舊怨吳子伐陳復修

不修德而逃讎不如死楚昭王曰弃盟逃讎不

乎以怨報怨以怨報怨則釋憾請君釋甘心仲

讐也請受而甘心讐讐讐我反忘之以亢其讎

當雪恥肆其忿恚恚睚眦之讎必報獲

魏齊之首范睢被魏齊睚眦折齒投盜楚相之

城張儀飲於楚相門意儀盜璧笞數百後百金

嚴仲子仇於韓相俠累乃私憾敗國宋將戰鄭

以百金於聶政刺殺之華元殺羊

食士其御車者羊斟不與食及戰斟曰疇昔之

謂斟非人以私憾敗國殄人刑莫大焉白刃相讎白刃起相讎無

能涉河郤克怒婦人之笑誓曰所嫠婦昔有婦

殺其夫已為嫠婦紡纘以度莒城而去之以獻

冤禽精衛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報東門之役

比宮黜之養勇惡聲至必反之交讎反殺官地

調人職凡殺人則邦國交讐之注反復也此欲

除害弱敵邦國交讐明不和諸侯諸侯得即誅

重殺也謂讎有釁不可失伯比楊阿若常以執

為事故語曰東市相殺楊藥布為人所掠為奴

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

燕相曰富貴不快意非李廣霸陵尉呵止廣廣賢者有怨以法滅之也

與俱至釋憾怨若怨焉伯國語尹鐸以其賞如

為主圖怨若不受謝蓋勳與蘇正和有怨刺史

和誦謝勳不見曰吾為梁報織介之忿虐我

使君不為正和復自殺之報織介之忿

則讎不報犯而不校校報也曾子曰犯而不校

也怨是用希伯夷叔齊不念小白用管

重耳見披豈念斬睚眦必報身則仇讎不念

所毫髮之隙則宜推骨肉之仇不可莫思小怨

而不可忘大取念虐我之讎謂甚思寬身之戒

而不相傷伐讎不可及公私憾豈將叶南方之強宜

東門之怨益仇害公史駢曰前志有之曰敵怨不在

私怨非勇也損怨益仇非損怨子產曰忠信以

以防愚然而友其人私忌惠伯曰公事有公

以德報怨報以直崇讎是墮黨寬身之仁也不尋

讐言而忘大恥惠思小兩不相傷私憾豈宜敗國

見上私讎不及公言也勿讎者不同國勿令讐

讎之則死義殺者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

雖父兄不使報也強也君子居之犯而不校也犯飲酣怨言

以材能過裴寂遠甚而寂獨用故舊恩居其上

侍文起飲酣有怨言人與為怨介人與為怨

封倫始倫之婦蕭瑀數薦之及是瑀為左僕射

隙自訴于帝武儒衡知諫議大夫皇甫鏘以宰

其狀鏘自訴于帝曰乃緣私怨楊憑與御史中丞

欲報怨邪鏘不敢對宗時假借方鎮習為僭擬事夷簡首按使怨歸

上楊炎惡嚴郢異已陰諷御史張著劾郢匿發

為御史大夫共謀修怨楊炎及再輔政稍修怨

遷皆其牛李之憾李德裕誅裴度使與元稹相

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李吉甫

使俄而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

又為帝謀計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夫

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

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織成其罪李

進至是間帝暗庸乃出李德裕織成其罪李

部人訟吳湘受賊狼藉身娶民顏悅女紳使觀

氏世為宰相有嫌疑媚恨吳通元與陸贄吉中

紳內顧望織成其罪且更險難有功通元等特

高有謀特為帝器遇不禮見贄驟擢頗媚恨

以東官恩舊進昵而和約弛兵大酋悉坦謀

挾素怨牛僧孺吐蕃請和約弛兵大酋悉坦謀

之虛可以得志僧孺持不可遂詔返降果於復

者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沮解之怨相濟

怨實羣很自用果於復怨始召將女二怨相濟

李德裕大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

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

濟為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政事二怨相

人牢不疾其怨望王徽權京兆尹罷帝還京師

可破矣疾其怨望復申前授稱疾不任奉謁宰

相疾其怨望以怨報德敏中李德裕知制

敏中抵之甚力議者訾惡德裕著書亦言鬱快

散職有怨言劉幽求罷姚崇素忌之奏幽求飾

情復怨張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宿嫌李

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即位怨

之欲掘冢焚骨必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以

不眦睚必讎楊炎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伎

廣大怨望吳通玄拜諫議大夫自以久次銜宿

私劉晏始楊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盛氣不

怒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

載報仇變更居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

用銜之會均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

以均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均太子賓客

罷武等挾私怨李德裕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

史官李德裕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

鷺即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

十萬為鷺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官姚合魏

暮等共劾奏德裕以私怨殺誼士乎李靖高祖

挾私怨沮傷僧孺以私怨殺誼士乎已定京師

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飯客不召嚴

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飯客不召嚴

之從孫綬初綬未顯過于閬鄉尉李達達不禮

方飯他客不召綬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

謂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

讓曰吾昔羈旅闈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今

論如法人必謂妄釋憾於兄無仇不共天實建

乃為帝累乎遂得減流越雋釋斬祛之怨陸宣公奏議置射鉤之賊以任其

所以宏仇讎不得不用同仇讎不得不用所不

與公者有如此觴劉仁軌為御史表異式所劾

式自解仁軌曰所不夢裏贏輸王起大和中未

與公者有如此觴從事多怨朝廷之執政有詩云勸君不

用誇頭角夢裏贏輸未真南部新書頻蒙怨

句刺棄遺韓愈贈崔評事頻蒙怨句盧杞忌張

鎰剛直欲去之張鎰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

人以代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

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

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

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

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為杞陰中然辭窮

因再拜置怨結權李吉甫李泌竇參器其才厚

受詔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

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結權人益重其量

貞觀初房元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璠不

少望乘鱗切詆辭言踈躁怨仇所報李紳以文

太宗怒廢於家蕭瑀傳藝節操見

用而屢為怨仇所報却卒能自伸其才

父母讎

白子夏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苦枕

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不可與遇諸市朝不反兵

而鬪常不禮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棠君

世傷

尚謂其弟伍員曰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

楚殺其父兄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

將誰讎之謂君殺其父不可報也王孫彌庸見姑蔑之旗

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不殺乃汝伐讎

死而無悔伍子胥伐楚以報父讎周禮調人掌

萬人之難而和諧之難仇讎也父母之讎避諸海外

君之讎視父各親其親以怨報怨子無忘孝後漢侮辱

所辱親結怨孝不忘親仁輕侮法後漢侮辱

殺之肅宗貫其死自後因以為比遂定議以輕

侮法張敏駁曰春秋之義子不報讎而法不滅

以相殺路不可開也不葬報讎蘇不韋父謙為督郵按美

不可開也不葬報讎陽令李嵩輸左校嵩後為

司隸刑謙至死不韋乃穿地達嵩在厠遂殺其

妻于嵩乃以版籍地不韋知有備乃掘嵩父墓

斷頭祭父墳標之於市嵩不敢言退位掩塞捕

不韋不得歐血而卒不韋遇赦遂得改葬行喪

何休方之伍員郭林宗曰子走馬引琴操曰走

胥因吳不韋單特優於員也走馬引馬引擣里

牧恭作也為父報讎亡藏山林之下夜有馬圍

其室明旦視之天馬迹也暢然悟曰吾以義殺

人何以藏遂嘗膽夫差嘗膽毀父讎漢申咸毀

作走馬引夫差嘗膽毀父讎漢申咸毀

宣子祝賅客揚明遮斫成於宮門外中丞議不

以凡鬪論當弃市朝廷真以為遇人不以義而

見疾者宜與疾讎疾不殺後漢趙喜字伯陽兄

人同罪竟滅死讎疾不殺後漢趙喜字伯陽兄

往復讎家盡疾病喜以因疾殺人非仁孔請償

不殺後仇家自縛詣喜喜不見竟殺之孔請償

毋怨李載義初載義母葬范陽為楊志誠掘發

毋怨李載義初載義母葬范陽為楊志誠掘發

然盡戕其妻息士卒其天資驕暴云手殺讎人

見下占九三

三

世襲

張琇傳高宗時絳州人趙思舉父為人傭夜讀書久之手殺讎人誦官自陳帝原之

下邳人徐君父為縣吏趙師韞

所殺卒能手刃讎束身歸罪時諫臣陳子昂

閻柳宗元駁其議曰若君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

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而君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

讐人之曾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又何誅焉其

或君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之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

而伐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父母之仇不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又何旌焉

同天雖及匹夫而猶寢苦枕干以期必報是以不義之屍取貴春秋垂名萬

古元稹授田布節度使制萬 **審言有孝子**杜審

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誣其罪繫獄將殺之李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

知若訥故誤我 **誣冒戰級私庸兵**張琇父審素為雋州

其冒戰級私庸兵詔御史楊注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摠管董堂禮反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

兵七百人圍注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堂禮注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琇與兄璠尚

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注更名萬頃璠理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狙萬頃于魏王池理斫其馬萬頃

驚不及聞為琇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于斧奔江南將殺誣父罪者然後詣有司汜水吏捕

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然謂九齡曰孝子

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 **蓋以寬**凡為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 **抑沉痛而號無告也**柳宗元駁復讎議禮之所

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子大戮而曰彼推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

永之

刃之道同上父受誅子復讎此是推刃之道復合子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願歸死有司太宗時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為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朝世更易而君操窶孤讎家無所憚詣州自言操密挾刃而殺之剔其心肝噉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凶手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為貸死

兄弟讎

自為仇且因斷手報怨誠謂甘心子夏問曰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子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居從父昆弟之仇不為魁魁首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禮曰兄弟之讎不反兵恒執殺具

周禮調人凡和難兄弟之讎避諸千里之外從父昆弟之仇不同國此謂諧和孔捨則崇讎報為傷義白居易判云捨則崇讎報為傷義居兄之讎當執兵而不返辛殺人以義將割刃而攸難同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柳中元柳州上本府狀救兄傷以竹刺莫果右臂經十二日身死人莫誠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它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

交游讎

自交游之讎不同國禮史豫讓為智伯報讎乃

身為癘吞炭為啞而求殺趙襄子乃伏劍三躍呼天而擊其良曰吾可以地下報智伯矣因自

殺厲匹夫之志報國士之恩士為知己者死周禮

凡和難師長之讎視兄弟避之千里外主友之讎視

從父昆弟不同國也為交友報父讎何顯友人虞高讐未報病甚顯

義為復讎後漢人孔楊炎為元載報仇劉晏始楊

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街宿怨將為載報仇

爭九不爭附

自情因利動念則憑貪恣以肆心恃彊暴讓為

義所患先爭端人知狠無求勝狠爭也錐刀之末

將盡爭之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晏子分爭辨訟

在醜夷不爭醜衆也爭鬪之獄繁止爭律

所以定分事末范蠡曰爭爭心叔向曰先王之

刑辟懼爭奪相殺謂之人患禮見利而讓義也

噴有煩言言悖而出惡言忿言惡聲之至必

反之亦悖而入勝而無恥不爭不爭

無競致讓善勝柔勝剛弱勝夫唯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讓為禮出爭為疆在守

柔勝由自勝者疆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禮

無求勝道貴伏不競無競東州號伏不競理遣

衛玠字叔寶常云人非意相干孔忿爭御前蕭

坐與陳叔達忿爭**犯顏爭枉直**徐有功武后僭御前不恭免歲餘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囂競**韋博為京兆尹與御史**大臣爭口語**鄭畋同平中丞囂競不平皆得罪六年黃巢勢寢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功即抗論至相詬嫚擣怒拂衣去裾鱗於硯因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

古初孰稱古初朴蒙空洞而無爭厥流以訛越符**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其飢渴於之欲歐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際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籍籍草野塗血然後**開口爭事**關播盧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同上韓全義為曰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紛爭帳中**淮西行營欲開口爭事邪餘見言門

招討使每議攻戰宦豎十數紛爭**民有關爭不**帳中人好自異互詆訾不能決李戡隱陽羨里陽羨民有**數辨爭**李元紘與**決**李戡不決而詣戡以辨爭帝前帝不**辨爭殿上**李吉甫帝進李絳遂與憚皆罷之

嚴語侵之無所容假唐史吉頊時武懿宗討絳中懿宗陋短俯僂頊嚴語侵之無所容假后怒曰我在乃籍諸武它日安可保御之區**使必爭**唐史吉頊頊再謁願有所言然病棘請須史間后命坐頊曰水土皆一益有爭乎曰無曰以爲塗有爭乎曰無曰以塗爲佛與道有爭乎曰有之頊頓首曰雖臣亦以爲有夫皇子外戚有分則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諸王並封陛下何以和之貴賤親疎之不明是驅使必爭臣知兩不安矣后曰朕之知業已然且柰何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二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三

詬罵 一

讒謗 二

黜辱 三

羞恥 四

悔恨 五

威虐 六

恐懼 七

愚 八

妖訛 九

呪咀 十

淫亂 十一

別嫌疑 十二

詬罵

訐辭附

白詩曰覆背善詈

書曰小人怨汝詈汝

惡

聲至必反之

北宮黜之養勇

褊心

甚

善詈惡聲

語侵

白孔六帖卷九十三

一

正

灌夫以語言悖薄言諄語漢衛孫蒯飲馬于

其瓶重丘人詬之冉堅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

罵慢罵惡疾惡聲隨之莊言悖而出亦悖而入

怒不至罵禮言訟有字窒惕中吉訟不

必見塞而懼中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

始明則契之不明訟所歸逋不克訟歸而撥患

自下訟上褫服易曰錫之輦帶終朝三褫之注

者三分爭辯訟非禮勿決薄言往訴甘棠召

聽訟盈庭虞芮質厥成速獄盈庭周禮以

兩劑禁人訟不滿萬錢不移書薛宣貢君為

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受辭朱安世曰南山之

曉譬曲直陳寔仲弓為太丘長人有爭諦思杜

為河東守寬惠人相訟為陳大義令坐獄王庭

對事合要舉契晉使王叔與伯與合要執競

爭端曲直就直助彊子產辨而不德必加

於戮辨膚受之愬不行焉煩言對簿孔嫚罵

邇臣裴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人都不憾

劉子翼嘗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訾大臣毀朝

政韋雲起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訾於坐嫚罵

張嘉貞詔宴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貞街張說不

一坐失色

武儒衡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

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

來遽集于此一坐皆失色

張茂昭為節度使弟昇璘薄王武俊為人坐上

使弟昇璘薄王武俊為人坐上

責罵衣冠

嚴挺之名

浚以字行侍御史任正名特風憲至廷

馬鬣上嫚罵

使白孝德事李光弼為禪將史思明

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孝德願以五十騎見可而進追斬其

首以似婦女高仙芝代靈晉為四鎮節度使副

還康懷順陳奉忠等皆嘗諧仙芝於靈晉者既

視事呼千里嫚罵曰公面雖男兒而心似婦女

何邪謂琛曰爾奪吾城東于石種田憶之乎對

賜邪又召滔欲粹辱良久皆釋侮斥其祖李元

曰吾不恨矣由是舉軍安之

諫數嫚罵為優胡戲侮斥其祖又使約降曰我

降漢將耳及馬燧至烽於燧元諫見韓游瓌曰

彼詬吾祖今日斬之子助我乎許諾既而遇諸

道即數其罪叱左劉感事見罵賊不空口盧奕

右斬之詎燧謝

山陷東都被執臨刑罵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

賊不空口逆黨為變色

妻為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之而不至為

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韓愈為河南時遭訛

罵柳宗元與楊誨之書時遭訛罵不為之面則

為之背積入九年日思摧其形鉏其氣雖甚

自折挫然已得罵先生者不忌

號為狂疎人矣罵先生者不忌柳宗元盲宰相

開播李希烈縛李元平因嫚罵曰瞋目為鄙語

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邪

辱密字文化及瞋目為鄙語辱密密顧左右曰

此庸人圖為帝吾當折箠驅之李密傳

大罵之

五代楊行密傳安仁義焚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

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 或至詈

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却而伏兵果發 廷中責詈

詈然任威嚴或至詈詰議者皆其峻 衣冠

嚴挺之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至廷中相 詈

劉崇魯見田令孜沒階趨廢制度自 讒謗

崇始其相詈詈俚淺稽校譬市人然 白小人在側

信讒惑蠱君臣 交亂讒慝之口采

晉獻公讒慝弘多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魯不 盜言孔甘

好聽讒 巧言如簧

職為亂階 貝錦之刺

刺幽王也彼讒 人者

亦以 取彼讒人投畀豺虎

太甚 敗言為讒

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止 世亂讒勝

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費無極楚之讒人也

使不聰明也 智者除讒以自安子常愛讒以

自危 衆口鑠金

子常囊 掩鼻之讒

瓦字 小人在位

尹吉甫妻 君子退身

憂心 讒臣在中

悄悄 讒諛得志

投杼之疑 聞流言

不信 讒說殄行

讒言能絕 驕人好好

馬援從南方婦載薏苡及援死得罪 茲之謗

人皆謗言前所載者皆明珠文犀 人

正

之多言亦可畏也 讒人罔極 采葛懼讒

也 萋斐 厚誣 謗書一篋 史甘茂曰

山三年拔之樂羊反語功 胥動以浮言 傳沓

背憎 緝緝扁扁謀欲譖言 人之為言 官謗服

讒 蒐掩謗 謗言乃止 子常殺 內讒 狐突謂申

外敵猶 蝎 謗 中起國語 媒孽 其以一人毀去

官 上召季布至無所受令歸布曰陛下以一人

股肱郡 分謗 惡有所分分謗生民 子罕執扑

宋築城 謳曰澤門之哲實與我役皇國父也邑

中之黔實畏我心子罕也罕聞之親執扑以行

築者扶其不免者乃止 獻子徇囚 韓獻子將斬

傳言子罕能分謗也 人卻獻子救

之至則已斬矣卻子使速 恥獨為君子 孔贛

嗷 柳宗元貶永州司馬 詒蕭俛書曰讒語轉

僕以悅仇 不能自明 又書自古賢人才士秉志

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 檣婦翁者然賴

當世豪傑分明辯列 卒光史冊 管仲遇盜升為

功臣 匡章被不孝名 孟子禮之 今已無古人 詆

之實為而有詬 欲望人之明已不可得也 詆

所進兵皆鑿定秦字 韋臯不與臯者 詆所進兵

臣何在蜀知定秦者 連城白壁遭讒毀 李白鞠

匠名也由是議息 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壁遭讒毀 荆 白玉棲青

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為刑足鬼 督山南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晬死 李勉遷

蠅君臣忽行路 府贈宋少 停詔免王晬死 梁州都

俾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為權倖

所誣勉詢將吏曰上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
諧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碎飛表上聞碎遂
獲免

知佞之讒讒忠

沈顏讒國宰豁讒子胥而
吳滅趙高讒李斯而秦亡

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靳尚讒屈原而楚懷
囚故曰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

口沫舌

文粹段成式毀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
指數於衆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

有張其所違嘖戚而憂之人不得而防
也豈雕刻機杼有淫巧乎言非有乎

羣邪沮
謀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

玄忌公光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
相趙憬公之引掖日升為同列以公排邪守正

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
不勝十年罷政事陸贄贊

德宗之不亡顧不幸

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

猶弃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
之相濟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

士危何可訾
邪陸贄贊
詩人斥譖人最甚投之豺虎有比

不置也

如羣栖楚輩則然肆訐以示公結黨以
植私其言纏纏若可聽卒而入于敗亂

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歟利
口覆邦家者歟竇羣劉栖楚贊

出醜言
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邳

令裴寰才吏也不為禮因誣寰出醜言送詔獄
度見延英言

信讒
寰無辜乃釋功略在諸帥上或讒其反建

德殺之伏寶臨死呼曰我無
罪王何信讒自刈左右手

奇詆
為韋貫之奇詆
偃蹇不得進

為辨謗略
十年不遷韋臯鎮蜀表為副史德宗諭臯罷之
次身在遠久抑不得申以為古忠臣賢士罹讒

致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為辨
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曰是乃古昏王方我

改夔州
不以讒害良士
尉遲恭從擊王世充會
刺史

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恭慄
 敢令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
 不然恭必叛寧肯後尋相者邪釋之引見卧內
 曰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胃中我終不以
 讒害下令求謗者崔善為累左丞用清察稱諸
 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偃嘲曰
 良士下令求謗者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偃嘲曰
 曲如鈞例封侯欲沮罷所任帝聞勉之曰昔齊
 未茲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闇不察至滅其家
 朕雖不德幸免是因正直為佞人憎皇甫無逸
 有告無逸
 下通蕭銑者時無逸與行臺僕射竇璡不協因
 表自陳并上璡罪有詔劉世龍温彦博按之無
 狀遂斬告者而黜璡及還帝勞曰比多謗毀短
 毀但以正直為佞人憎爾無逸頓首謝
 百為魏徵上
 像魏徵詩悼痛聞者媚之毀短百為魏徵上
 疏曰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
 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
 為臧否使讒佞又疏隋煬帝外示威
 德行守道疏間讒邪者進重內行險忌讒邪者

進忠正長孫無忌二十三年帝
 疾甚翌日與遂良曰我勿令讒毀者害韓瑗褚遂良
 政勿令讒毀者害之厚謗醜言
 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厚謗醜言
 明年瑗上言遂良遭厚謗醜厚謗醜言
 言損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銳厚謗醜言
 授太子通事舍人厚謗醜言
 被讒輒謝病去厚謗醜言
 知之乎謝曰陛下以厚謗醜言
 以為無過臣之幸也厚謗醜言
 辛替否上疏曰國家厚謗醜言
 所愛者賞賞皆讒厚謗醜言
 羣小不契苾何力厚謗醜言
 受讒言契苾何力厚謗醜言
 人心如鐵石厚謗醜言
 殆不肯我厚謗醜言
 衡以惑眾庶且父子厚謗醜言
 罷承嗣為太子少保厚謗醜言
 昭德而獲安枕是代厚謗醜言
 我勞非而所知也厚謗醜言

激切即被飛謫左右有毀微阿黨親戚者帝使

近訕謫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微為

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謫是宜責也得入其誓則天皇武

斃兒衾下何帝至陽為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不自勝帝

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媚以讒下遷宗室

今又爾邪由是昭儀得入其誓威名稜然武承嗣等忌中傷偶獨泣帝顧不樂

之以讒下遷施州刺史妃緩因得中傷之為建成游說曰陛下春秋高

當自娛秦王輒悲泣正為嗔忌妄屬耳陛下萬歲後王得志妄屬無遺類東宮慈愛必能全

養乃皆悲不自勝帝惻然遂無易太子意為

為諛短遷斥者甚眾為諛短遷斥者甚眾詆切時政李宗閔與牛僧

專情警色見顏間專情警色見顏間詆切時政李宗閔與牛僧

宰相李吉甫惡之讒短百緒陸贄與裴延齡姦佞得君

子賓客罷贄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辯乃貶中州別駕

避謫又或規其太過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

識其面又避謫以讒倖逐陸贄贄德宗在危難

不著書同上以讒倖逐陸贄贄德宗在危難

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訕短

則寵任盤石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時政

時政張鷟多口語巧文詆毀張說宇文融恚恨

祠禱說既罷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讒焰少衰

忿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李德裕嘗賂

李德裕王璠入為左丞與李漢共諧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為不執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

隋等質之涯璠漢三人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讒焰少衰遂與德裕為太子賓客

要近譖短李峴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

待之以誠糾之以德崔羣帝嘗語宰相聽受之

子鳴

子鳴

前世事為辯論略以自警鑒其要云何羣對無
情曲直辯之至易有情則欺為難審也故孔子
有衆惡譖潤膚受之說以其難辯也若陛下擇
賢而任待之以誠糾之以德則人自歸正而不
敢以欺帝**疾讒**韋處厚李逢吉得柄讒李紳逐
避其言**疾讒**為端州司馬其黨劉栖楚等欲
致紳必死處厚上言逢吉黨與以紳之斥猶有
餘羣人情危駭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比古
人疾讒之深**曰肆讒**其宰相崔羣王涯請授它
官不聽使中人宣授馮宿怨執政不與已乃日
肆讒其與皇甫縛相附離多中傷正人君子
陸康天復初帝密語韓偓曰陸贄裴宸孰忠於
我偓曰宸等皆宰相安有它腸帝曰外言
宸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啓夏門信不偓曰
孰為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渙偓曰設宸如是
是亦不足責陛下反正宸素不知謀忽聞兵起
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為不善乃
讒言也**指馬獻蒲先害忠良**蘇安恒魏元忠為
帝遂悟

獄方急安恒獨申救曰易之兄弟無功德但以
馮附不閱數甚位勢隆極指馬獻蒲先害忠良
張嘉貞遷中書令帝數幸東都洛陽主簿王鈞
者為嘉貞繕第會以賊聞有詔杖之朝
堂嘉貞畏鱗染促**離結百計**郭子儀代宗立程
有司速斃以滅言**離結百計**元振自謂於帝有
功忌宿將難制離結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為
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且成畫哀肅宗所賜詔
數千餘**飛語**立私廟以爲天子臨幸處乃止後
篇上之**飛語**立私廟以爲天子臨幸處乃止後
炎復取以立廟飛語云地有土氣故炎取之帝
聞震怒會獄具詔三司同覆貶崖州司馬同上
張滂班宏竇參又以江淮兩稅置巡院官今宏
張滂共擇張滂欲得簿最宏不與滂奏有
詔分掌宏見宰相辭曰宏主漕歲得江淮米五
十萬斛前年至七十萬今職移於人敢請罪滂
在側讒曰公所言非也朝廷不奪公職乃公喪
官緝縱姦吏自取咎爾凡爲度支使不一歲家
輒鉅億僮馬產第修王公非盜縣官財何以然
上既知之故令滂分掌令公無乃歸怨上乎宏

卷九十三

九

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

陸宣公奏議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

誦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

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

誣莫辨 秦鏡破膽 破元稹戒風俗文苟非秦鏡

肉腰刀 李林甫嫉賢妬能潛行讒毀多 李義府

號曰人猫 本傳 笑中有刀 同上 多田翁 宇文融為括

毀不附已者奏言從愿為多田翁 聖慮先辨詢

何由興 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羅讒

誦之事迹叙瑕璽之本末紀謠詠之淺深編次

指名勒成十卷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詢何

與眾治之天 猜諧遠行 魏徵黃君臣之際固不

下重其賢 猜諧遠行 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

之睿身沒未幾猜諧遠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

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為帝言之以佞

邪之亂忠也 浩浩者易污 嶢嶢者難全 同 姦人

排恨幾不免 張說贊中為姦人排恨幾不 黃金

消眾口白璧竟難投 李白送 賢聖遇讒慝不免

人君疑 天風拔大木禾黍 二桃殺三士 詎假劔

如霜 眾女妬蛾眉雙花 辯讒貴於明恕 明者在

跡恕者在求之以情陸 竹籠沉京口 南唐徐融

贊奏議論所宣事狀 不附者

詩淮船分蟻點江岸聚蠅聲烈祖性嚴

忌宋齊丘諧之竹籠沉京口南唐近事

潛被瘡痂 牛年日曆李逢吉惡其為人牛僧孺

吉又惡裴度之功曾進曹馬傳以謀陷害虞卿

卷六 九

者潛被瘡痍遭之者謂之陰毒傷寒京口語曰
太牢筆少牢口東西南北何處走太牢僧孺少
牢虞禍階初負謫杜詩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

似錦言應巧如絃數易欺元稹韻詆訕盈朝萋斐

成市柳宗元上裴相書廣略初定異世道難於

劍讒言巧似簧元稹詩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

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

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李德裕窮愁志

涸魚得水其脫必遽契苾何力被執也或讒之

得水其脫必遽帝曰不然若人心如鐵石殆不

禮持節許延陀尚主有喙有耳相郵傳作醜語

柳子蜀之寶貨皆入崇韜唐臣郭崇韜莊宗聞破

崇韜不郊延嗣大怒因與李從襲等共誣之

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疋兵

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

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

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

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

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后教彥珪

矯詔魏朋讒奇中桓彥範傳是時武三思以遷

王殺之朋讒奇中未幾罷彥範等政事

雅為帝寵且畏三思與烝亂由是

黜辱

白辱在泥塗絳老城下之盟恥辱雖死不辱宋

公斬之宋南宮長萬為魯獲宋人請之宋公斬

矣萬疾之遂殺公廷辱辱莫大焉恥辱辱

注戲而相愧曰斬張儀謂之秦坐之堂下食以

以激之蘇秦貴達張儀謂之秦坐之堂下食以

恥辱以激之儀大恨乃之秦蘇秦密使人持金

食以莖豆范睢大具請賓客使坐須賈於堂

下韓信被淮陰少年辱之曰能死刺我不能出

困辱為榮起史呂知足不辱老壽則多辱莊孔小

兒所辱高銖徒太常卿嘗罰禮生博士李愨慍

博士不參集罰小史隳舊典銖耐辱居士司空

目為耐省吏貽駭裴坦令狐綯薦為知制誥而

人初詣省視事回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

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貽至加粹

駭以為唐興無有此辱人為垣蓋之

辱裴潏遷左補闕於是兩河用兵憲宗任官人

使者過至加粹辱宰相李吉甫奏罷婦人過忤

更使外辱乎忠謀於吉温温因見帝曰婦人過

忤當死然可惜宮中一席廣為癡物辱九卿代

鐵鎖地更使外辱乎帝感動

盧程有假驢夫於程者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

無例程怒答吏皆少尹任園莊宗姊婿也詣程

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擎據案決事視園

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邪園不對而去夜馳

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以事凌

辱慕容彥超杜仲威反於魏高祖以彥超為副

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

泣以屎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

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誦行
周謝過行周意稍解五代史
摧折氣愈下
韓書懷數使酒辱周太祖于軍中
漢臣蘇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于軍中
身幽辱不忘朝廷
唐儉為劉武周所擒太祖恨之五代史
武周敗入突厥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王帝嘉儉身幽辱不忘朝廷詔復舊官

羞恥

苞羞 或承之羞 君子有恥
有其位無其言有其言無

其行君 若撻于市
愧恥 不恥不仁小不以人之

所不能者愧人 勝而無恥 恥過作非 恭

近於禮遠恥辱也 一慙之不忍終身慙之

知恥近乎勇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不恥惡衣

惡食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
卑陬失色
莊子言

赧然流汗會稽之恥
范蠡
三敗之辱
曹沫
宿恥刷恥

孔趙惠伯殞
嚴郢楊炎之罷盧杞引郢為

並漢書 河中觀察使趙惠伯下獄楚掠慘棘鋸成其罪

卒逐炎崖州惠伯貴州天下以郢挾宰相執仇

為不直然杞用郢敗炎內忌郢才因按蔡廷玉

事殺御史鄭詹出郢為貴州刺史道逢樞殞問

之或曰趙惠伯之殞 **羞悵流汗**
闕立本初太宗

郢內慙忽忽歲餘卒 **羞悵流汗**
與侍臣泛舟春

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召立本侔狀閣外傳呼

畫師闕立本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

吮丹粉望坐 **縮頸羞汗**
沙陀贊熟視帝劫遷

者羞悵流汗 **縮頸羞汗**
不亦鄙乎 **面**

頸發赤抑首吐氣
盧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

面頸發赤抑首吐氣不敢出 **慙顏如甲**
進士王

一語以對之韓文孔君誌 **慙顏如甲**
光遠干

索豪權無厭或遭笞辱亦不愧恥時人語

曰光遠慙顏厚如千重鐵甲也天寶遺事

姬命飾粧使詳視柳棠應進士舉時嚴舍人重

之墻頭何人也曰柳生也遽使姬者飾粧使視

恐墻上遠見不甚分明請細觀矚棠深大慙而

去雲溪韓信羞將絳灌比李衡取逐屠沽兒

友議然汗出以慙或面窮詰無不羞汗

厚顏懷愧柳宗元送苑論序余不

矣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韓博士紛汨非病

士所宜裴耀卿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曰

唱接禮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

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媿生於中顏變

紛汨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慙

於外韓淫汗靦然武三思二張方蒸蠱三思痛

為王子晉後身引公卿歌咏縮縮媿沮贊見中

淫汗靦然如人而不耻也縮縮媿沮贊見中

國服飾之美羞媿以手掩面閩王繼鵬既立更

縮縮媿沮羞媿以手掩面閩王繼鵬既立更

騎常侍盧損冊封和闐王損至和稱疾不見遣

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僮甚

感它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誚

之曰鳳閣舍人何偃下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

面而走和聞之怒損稍痛心疾首思刷厥恥

報董景珍書曰我先君昔事隋職貢無廢乃貪

我土宇滅我宗祏我皇是以痛心疾首思刷厥恥

羞縮待之如初則天皇召方士郭行真入禁

怒因是召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

海內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

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

五

表

悔恨 五

自悔而不及 雖悔可追 往者不可諫 食

已伍貞曰不滅越後雖悔之不可消 **動而有悔** 悔

自動而生 魏其侯灌夫恨 **孔自恨死** 段秀實初

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

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謨曰我知入不知早

也農往訴秀實署牒免之令謨怒召農責曰我

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杖擊二十輿致庭

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

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罵令謨曰汝誠人

乎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

之不耻令謨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見段公一

夕自 **椎坐悵恨彈指流血** 敬暉三思濁亂暉每

恨死 **街悔** 張嘉貞遷中書令出為幽州刺史說

專及 **街悔** 代其處嘉貞街悔謂人曰中書令幸

二負何 **勸朱泚入朝** 蔡廷玉勸朱泚入朝泚將

相迫邪 **勸朱泚入朝** 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無

撓辭泚不忍殺囚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

玉曰導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復繫滿

歲 **忿恨** 薛逢初與彭城劉瑒交瑒文辭出逢數

恨 **扼腕** 全恨李 **縮氣** 高駢 **黃土覆面無恨九原**

元稹謝表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顏但得

再聞京城鐘鼓之音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原

臣無任自恨自慙 **忠正負冤恨** 杜甫 **恨悵** 崔元

威虐 六

自北風刺虐也 為衛國並 **滅德作威** **依勢作威**

卷之九

六

六

敷虐於百姓 羅其凶害 虐我則讎 播

戎毒于遠邇戎犬也 敢行暴虐 殘害于爾萬姓

流毒下國 謂暴無傷 毒痛四海痛病也 結

怨于人 洪惟作威 暴殄天物 害虐蒸民

其虐滋甚 將戕于予我殘殺也 唯戮是聞以人

為土芥 視人如讎 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

謂之政暴刑肅俗弊 苛政猛於虎 虐使其人 忍人疵

國 威克厥愛 以戕害為藝 是樂殺人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 亂罰無罪殺戮無辜 哀矜 庶戮之

不辜 報虐以威言誅其虐 脯醢紂脯鬼侯 焚炙忠良

剝剔孕婦 斲朝涉之脛 剖賢人之心 暴政淫刑

荒民散 塗炭土芥 賊賢害人 暴內內國中刑也 糾

暴周禮以國刑糾暴 虐用其人 怨毒之氣懟烈之聲 孔殘

忍為政李實吏乞貸毫釐輒死按之無罪者猥

取通州長史市人爭懷瓦石邀劫之實懼夜遁去 姦邪苛刻皇甫鑄裴

天下怨之 將食其肉 小忤已不得死地不止盧杞

狙害隱毒李希烈反杞素惡顏真卿挺正敢言

揆有雅望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消以徐州降有所經略使人誤先白鎡杞怒沮解之不

使有功其狙害隱毒天下無忍於傷殘陸贄傳

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 忍於傷殘李希烈

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饒道阻北窺則都邑震

此所謂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則天皇后武氏每視朝殿

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義臣肆虐

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大理囚婦淳于

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姦義方問計於

母即上言今陛下撫萬方而有之蠻區夷落罪

無逃罰况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

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

自齋咨涕洟 夕惕若厲 困于艱碗 涉于

春水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若蹈虎尾 憂

心如醉醒如**心之憂矣 知我者謂我心憂 隱**

憂 憂心悄悄羣小**如鷺之巢幕**危懼**內省不**

疚何憂何懼 子畏於匡 君子有三畏 有

威可畏 亦可畏也不足**惴惴其慄 魏勃股**

戰 則志不懾好禮**吁可畏也 搶攘**不安**惴**

恐 使民戰慄元蘇**為危惴可憐者**味道證聖

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

席地飯蔬為危惴可憐者武后聞之放錫嶺南

纒降味道**惴惴**李訓天子傾意宦官**雖盛寒必**

集州刺史**流汗**安祿山李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

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趨拜卑約

祿山惕然不覺自整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剖

其端祿山大駭以為神**朝廷重足**許敬宗朝廷

每見雖甚寒必流汗**朝廷重足**重足事之威

寵熾灼當**劉總比年上書請覲**使問行期乃不

時莫與比**劉總比年上書請覲**報卿為我行論

意造至范陽為開示禍福揔百僚謁事畏惕未

嘗敢及以私厚輔政須大怖乃得玄宗時有

頗言人貴賤壽夭鳳謂呂裡曰君且輔政須大

怖乃得諍責驛史榜之史突入射諍兩矢幾中

走而免明毛髮為森豎李德裕宣宗即位德裕

年知政事右曰自行事近我者非太懼形于色五代趙瑩

尉耶每顧我毛髮為森豎懼形于色獨懼形于

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形于

色勸高祖母反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

聞人足聲輒悸尚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聞人

足聲輒悸動至于敗雖冬月未嘗不流汗桑維翰狀兒既

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張彥澤以驍

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五代史

為國家深可畏者六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

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大象變

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

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人遷

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

毀譽亂真深可畏真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芒刺

在背崔日用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

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李密傳

愚老子曰我愚人下愚與下愚不移古之

自愚人之心也純純然下愚與下愚不移古之

愚也直今之愚也詐無惠傳曰周子有兄無

智者詐愚如愚吾與回言終蠢而愚夏尚忠

蔽愚夫婦其愚不可及好仁不好學其蔽也

見六帖九三

愚 詩之失愚 一得愚者千慮亦有一得 高柴見非於

孔門子曰柴也愚 王陵獲稱於漢氏漢高祖曰王陵少愆 愚者

闇於成事 三赦周禮三赦三曰愆愚謂癡愚也 愚而好自用

禮 陳大夫鬻壯而頑 愚谷愚公移山之谷 善畏月孫卿

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消蜀良其人愚善畏月明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仰見其髮以為伏魅

踏而走氣 昧者不知 詩曰哲人之愚伴愚也 蔽

蒙之人莊子 被髮童子日月照之則行莊子 童子何

知 比頑童書 我愚人也不知義之所適禮之所將

甚乎無適莊子 宋人有守株之愚 刻舟膠柱趙大夫也 孔

陽為愚安祿山時宰相李林甫憊儒臣以戰功進導寵間已乃請顯用蕃將故帝寵祿

山益牢羣議不能軋卒亂天下林甫 陸贄上書

啓之也祿山陽為愚不敏蓋其姦 曰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

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

效忠 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宜用者宜邇伏者宜遠 柳宗元愚

對 審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 顏子終

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柳宗元愚溪詩序

剛正者謂愚唐史韓琬上書 愚不可教昭后妃尚官宋若昭父廷芬能辭

章生五女皆警惠善屬文廷 顯囂蒙愚不知所

芬男獨愚不可教為民終身 如道塗顯囂蒙愚不知所

舌而與 愚者果於自用柳憲咎賦愚者果於是一

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其短惡置賢智於

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周臣傳燾甚下丹陽公主

徹萬徹燾甚公主羞不與同課愚對聖劉洎諫

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遼絕勢不倫擬外

愚而內敏婁師德外愚而內敏表

妖訛九

自偽言難信何必徵辭宜所禁國時有恐以

執左道以亂政左道假鬼神以疑衆時日

疑衆疑衆熒惑於人言經管宜遵國禁無俾而胥動

以浮言恐沉張為幻講張作詐崇飾訛言肆

術惑蠱虛去邪勿疑除惡務本亂常速戾既

叶前言則非左道法可妖由人興妖由人興

造言之刑亂人之刑周禮八刑糾萬人

亦祗以異驚俗他能無妄憑狹邪人

無覺焉妖不人棄常則妖興氣談人之所忌

之行非正法無思動以浮言衆寧不得中行寧

非左道左道雖則非妖於人且政先去惑貴人

知苟於衆而可疑雖非去邪除惡宜絕作偽

飾辭勿聽思匪無邪有動辭雖徵於捕影罪難

東

麗謀則不臧言非無罪孔化為男子崔義玄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

子陳碩真自言仙去與卿隣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胤妄言碩真

自天還化為男子能役使鬼物轉相榮惑用是

攻歙殘之分遣其黨圍治丹剔小兒肝心楊虞

婺州義玄發兵拒之鄭注為帝治丹剔小兒肝心

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為帝治丹剔小兒肝心

用之民相驚高護兒曹帝不悅注亦內不安而

雅與虞卿有怨即約李蛇虎導軍薛季昶擢給

訓奏言語出虞卿家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

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為河北道按察使季昶

導軍后惡其詭拜季昶為河北道按察使季昶

馳至軍斬味虛以左道惑眾班宏高適鎮劍南

以聞威震北方以左道惑眾表為觀察判官青

城人以左道惑眾謀作亂事覺誣引屯將金頭

規緩死眾兇懼宏驗治即殺之人心大安王且來

王李匡威雷深州遣其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

時京師數寇難人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

皆亡竄馮詭惑說妖祥李邕中宗立鄭普思以

山谷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籍籍皆

言普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

託神詭眾董昌託神以詭眾始立生祠割香木

勝侍別帳百倡鼓吹於前屬兵列護門所屬州

為土馬獻祠下列牲牢祈請或給言土馬若嘶

且汗皆受賞昌自言訛言韓朝宗始開元末海

有享我者我必醉訛言內無事訛言兵當與

衣冠潛為避世計朝宗廬終南山為長安尉霍

仙奇所發玄宗怒使侍御史王鉞訊之貶吳興

別非衣小兒裴度寶曆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

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

西岡六民間以為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

岡權輿乃言度名應圖識第據岡原不召而狹

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証狹

母鬼五行志咸通十四年秋成都訛言有狹母

鬼夜入人家民皆恐夜則聚坐或曰某家

東

卷之九

三

見鬼眼晃然如去君著黃黃巢贊廣明元年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

燈燭民益懼君而著黃明黃且代右廂天子唐也嗚呼其言妖與者激怒言任見

五行志右廂天子族鹽武后時民飲酒謳歌曲曲遍繁

聲謂之入破五行志天寶後樂曲亦多以邊地

遍繁聲皆謂之入破又有胡旋舞本出康居築

臺以候玉女李軌有胡巫妾曰上帝將遣玉女

靡從天來遂召兵築臺以候女多所

呪詛

白厥口呪詛言怨也三物詩曰出此三呪我范文

祝宗祈死曰愛我者惟呪我使有咀有呪子罕

國區區有詛有損晏子者祝有益也詛亦有

之詛鄭莊公使卒出豶行出大雞以

政刑矣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夫婦皆詛左傳

善祝與下呪誓秦瓊後歸王卅充與程斲金

乃巫媼非致龍起雨西域天竺國信盟誓傳向

殿哭劉崇望李璣言崇望為宰相使親吏日夕

門崇魯向殿哭厭禁呪莫不有五代王建及莊

詛天祚殆人之妖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

於吐火禁呪莫不有詛師毒口牙飛韓愈譴

瘡鬼呪禁教以博士大醫署四日呪禁師皆教

唐史百告以厭詛徐有功竇考謀妻龐為其奴

官志怖以妖崇教為夜解因告以

呪詛下占九三

厭詛給事中
薛季昶鞫之

淫亂

十一

淫溺
自戒附

淫奔

姦

白內作色荒

朋淫于家

妻妾亂也

冒色

商王受沉酒冒色言

淫風

時謂淫風

汗行

有所行

荒腆于酒

腆厚淫風流

行

雖有七子之母

宣淫

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

貪色為淫

淫大罰

禮無縱欲

神亦無別無義禽獸之道

漁色

諸侯不下

易色

賢鳥

防淫

禮者所防淫

遠色

君子遠色

易色

賢鳥

獸行

周禮內外亂鳥

父子聚麀

禮謂禽獸無別

綴淫

禮

惑以喪志

惑蠱之疾

戒之在色

秦伯使醫和視之

戒之在色

秦

淫溺

飲食男女大欲存焉

戒之在色

秦

戒之在色

秦

惑以喪志

惑蠱之疾

戒之在色

秦

戒之在色

秦

惑以喪志

惑蠱之疾

戒之在色

秦

戒之在色

秦

惑以喪志

惑蠱之疾

戒之在色

秦

戒之在色

秦

惑以喪志

惑蠱之疾

戒之在色

秦

戒之在色

秦

惑以喪志

惑蠱之疾

戒之在色

秦

戒之在色

秦

惑以喪志

惑蠱之疾

戒之在色

秦

戒之在色

秦

惑以喪志

惑蠱之疾

戒之在色

秦

戒之在色

秦

惑以喪志

惑蠱之疾

戒之在色

秦

戒之在色

秦

惑以喪志

惑蠱之疾

戒之在色

秦

戒之在色

秦

惑以喪志

惑蠱之疾

戒之在色

秦

戒之在色

秦

惑以喪志

惑蠱之疾

戒之在色

秦

戒之在色

秦

惑以喪志

惑蠱之疾

戒之在色

秦

戒之在色

秦

惑以喪志

惑蠱之疾

戒之在色

秦

戒之在色

秦

惑以喪志

惑蠱之疾

戒之在色

秦

戒之在色

秦

惑以喪志

惑蠱之疾

戒之在色

秦

戒之在色

秦

惑以喪志

惑蠱之疾

戒之在色

秦

戒之在色

秦

中冓之言不可道也謂內淫 犇誘遂相 桑中之

喜巫臣聘夏姬以犇楚申叔曰夫 以懲淫慝

棄位而姣穆公曰棄位而姣我 淫泆 擲果潘

竊香韓壽賈充 文君之犇長卿 既奸人紀難

章國 男女有別無瀆 犇則為妾 始因怨曠之思

遂及淫 犇之取 芍藥之歌既以身 鳳皇之曲不待禮 仲

春不禁周禮仲春令男女於時 泉丘之女泉丘

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之 無夫家詩序

其僚從之盟曰無相弃也左傳 夷狄昏禮烏桓嫁娶則

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

謀詩氓 奸犯禮為奸 在內為奸 桃鄰女

而投梭折齒引美人而 淫犇折齒謝鯤字 淫犇

之女肆心疆暴之 無展季之貞有宋朝 沐貞信

之教心尚 速淫泆之辜法宜 將懲奸慝請正 既

亂人紀宜展 去惡宜絕其本根於枝葉 陽侯

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饗廢夫人之禮 目逆

而送之華父督見 拊楹而歌齊莊公通 不能自

還原涉曰寡婦欲慕宋伯姬不幸一為盜 亂族

禮以此防民 猶 疆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詩蒙

衣齊慶克通於聲孟氏蒙衣乘 陰訟周禮男女

見下占九三

三

啓

聽於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於士淫僻之

注陰訟爭中聶之事勝國亡國之社

罪禮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罪多也。自戒顏叔之有

節揚秉之不惑秉字叔節言我有三誨淫之

容易曰冶伐性之斧皓齒蛾眉道貴寡欲禍淫

晉侯惑蠱而身喪靈公宣淫淫為大罰淫破

義防淫君子刑以防淫遠色易色戒之在色不

腆于色不淫其色可無懲乎以禮自閑

惟王不邇聲色以禮制心三代之亡皆

是物也言皆以色致女之戒羅氏致鹿與女以戒諸

國也禮孔褒人穢夫爭候門下兒是時左右內

職皆聽出外不可止婉兒與近嬖高陽公主房

至皆營外宅袁人穢夫爭候門下淫蠱顯

愛尚高陽公主王稍失愛意快快與浮淫蠱顯

屠辨機亂帝怒斬浮屠殺奴婢數十人淫蠱顯

行道為笑樂或嘲詆公卿淫蠱顯行無復羞畏

宣淫於外崔湜附託昭容上官紀處訥妻武三

之妙縱使通三思由是款昵調笑嬉褻陸長源徙宣武判官

家調笑嬉褻長源輒裁正之郭英又崔寧家於成都而淫其

妾曹芬竇參遷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

若重辟眾請侯免喪參曰父由子死閨薄汗慢

陳叔達後閨薄汗慢為有宣淫不止楊國忠至

司露劾帝以名臣為護掩宣淫不止京師見羣

寡國忠多分賂宣淫不止調笑施施若禽獸然

號國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趣號
 國第即官御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駢
 騎相調笑施施若禽獸然悅神亭前蜀王衍作
 不以爲羞道路爲取駭悅神亭前蜀王衍作
 狎客婦人日宮中戲五代毛璋在華州得魏王
 夜酣飲其中宮中戲繼岌餘貴既富而驕益爲
 淫侈嘗服赭袍飲酒使其所得蜀妓爲淫戲唐
 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出入民家
 劉銀宦者龔澄樞等既專政銀乃與出入民家
 官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省事出入民家
 南唐劉玢襲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
 女以爲樂或衣墨練與倡女夜行出入民家
 號國素與國忠亂不恥每入謁竝驅道中從監
 侍姆百餘騎炬密如晝靚粧盈里不施帷障時
 與武三思升御床博戲中宗度人韋氏初帝幽
 不相制至是與武三思升御床博戲帝從旁典
 籌不爲忤三思諷羣臣上后號爲順天皇后

縱宮女出游皆淫犇不還明年正月望夜帝與
覽縱宮女出游皆
淫奔不還同上

別嫌疑 十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
 不整冠詩古禮者所以決嫌疑 禮爲人防 君
 子表微 孝子不服闇闇中爲事好生禮曰內
 外不通乞假 男女非受不親非祭非喪不相
 授器其相授則男授以筐無筐則皆坐奠之而
 後取之奠置於地寡婦不夜哭 掇蠶之疑尹吉甫
子伯馬援以薏苡興謗 嫌疑之間誠先賢所
奇

慎吳祐字季英云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禮曲

嫂叔不親授遠嫌孔意苴嫌蕭傲嶺南海

穀紙傲救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

萬里書成不可露齋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

無苴苴嫌不疑李靖贊曰若靖闔門稱疾畏遠

乎傲曰善不疑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

何以善避嫌長孫無忌善避嫌求不免嫌疑

尚茲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

京兆入或言武還先且增明日乃朝帝怒召學

士李絳議斥武絳言增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

不容先見武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增明倚任

方駕尚不免疑嫌進所賜詔敕郭子儀代宗立

以信處位之難云離毀百計因罷子儀副元

帝有功忌宿將難制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且成

帥加實戶七百為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且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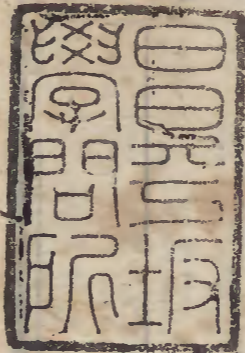
盡衷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

朕不德詔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父母有疑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三

白孔六帖卷第九十三

三



Vertical text in seal script, possibly a title or reference number, located to the right of the seal.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date.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date.

